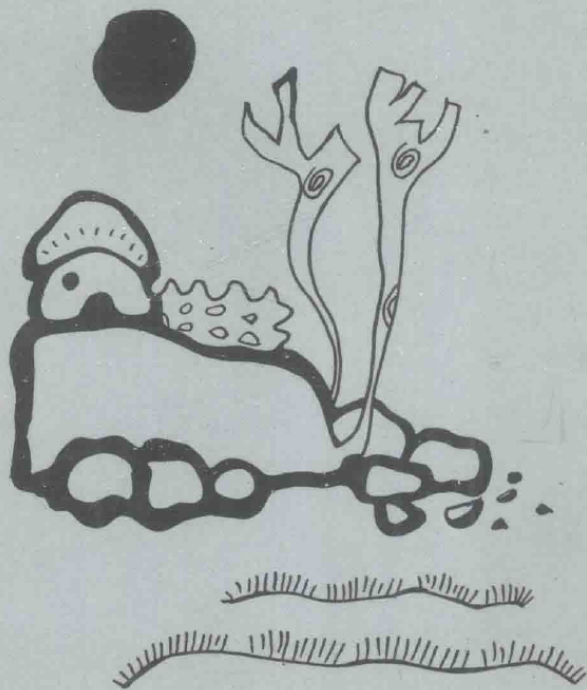


三峡文丛

SAN XIA WEN

女儿寨笔记

甘茂华 著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nse, repeating pattern of red handprints. The handprints are in various orientations and positions, creating a textured, almost abstract effect. They are a deep red color, contrasting with the light cream background.

女儿寨笔记

甘茂华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女儿寨笔记

甘茂华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寨笔记/甘茂华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6. 11

(三峡文丛)

ISBN 7-80099-208-X

I. 女… II. 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97 号

女儿寨笔记

甘茂华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鄂西地质测绘制印公司印刷	印张:11 字数:263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99-208-X/I · 33

全套定价:165.00 元

印数 1—1,000 册

三峡文丛

章新 主编
陈传新

作者像(1996年夏于宜昌市)



作者简介

甘茂华,男,土家族,1947年生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宜昌市分行。个人小传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和《宜昌文艺家辞典》。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龙船调的故乡》(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集《最美丽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等。作品多次获省级以上大奖,并被各类选刊转载,深受文学评论家关注和青年读者群厚爱。

序

曾 卓

大约是前年秋天，我收到一本寄赠的散文集《龙船调的故乡》。作者甘茂华我并不熟识，但翻读了那本集子后却颇喜爱，当即写信给作者表示感谢。这样就有过几次联系，并开始注意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那为数是不少的。今年春节期间，他从宜昌来武汉，曾到我家小坐，并出示一叠已发表过的文章，说是将再出版一本散文《女儿寨笔记》，希望我在前面写点什么。

记不清是谁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这十多年来，我为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的书写过序言，深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年前就宣告过从此洗手。但有感于甘茂华的盛情，而且在湖北的散文作家群中，他的作品自有其特色，所以答应试写一点感想。而一着手时，就感到太有些为难。这是因为在韩石山为《龙船调的故乡》所写的序言中，对甘茂华的散文已作了很精确的评价；而在这本书的代跋中，甘茂华又诚恳地谈了自己对散文的体会和对自己写散文的要求，我实在另外说不出什么新意，只能不避重复地写几句话。

甘茂华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道：“在我家乡的山那边，曾经有一位靠一枝笔打天下的作家。他自称是乡下人。他的作品像湘水一样清隽、朗润、质朴，富有人性的诗韵。在北方那个秦腔铿锵的商州，有个才华横溢的平娃。他的散文犹如黄土山地的淳厚、深沉、智慧和富有灵性的哲理。”可以看出，前者是指的沈从文，后者是指的贾平凹。他们都是各自以写自己的乡土而显示其作品的特色的。甘茂华主要的作品也是写自己的乡土。他是土家族人，生长在湖北恩施，清江边的大山间。时代的大潮将他卷到异地，经过了长年的漂泊后终于又回到了故乡。这一方面满足了他的思恋之情，而他个人

的阅历和故乡的变化又使他有沧桑之感。这诱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写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散文。

他在来信中还说到，决不是为迎合读者的猎奇趣味而写奇风异俗，而是想写出风情背后的人生和民族的精魂来。譬如《哭嫁》是关于道德与婚姻的思考。《跳丧》是关于生命的起点与归宿的故事。《招魂》是关于巴楚文化的阐释。这一类的文章，具有民俗学的意义，同时又贯穿着现代人的文化意识。作者热爱这一片土地上的纯朴、勤劳、勇敢的乡亲们，所以他的笔锋包含着浓郁的感情。但他并不是以怀旧的情绪来唱一支田园牧歌，他也写出了在新时代的影响和冲击下，在这片土地和人民生活中躁动着的新的气息，新的趋向。古朴与新生相融，这就使他的作品有着一一种吸引人的格调和色彩。而且，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力求写得朴质，真诚，又富于一种韵味。他的努力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的。

16年前，我和几位朋友曾沿着清江走访过一些城镇和乡村，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那里美丽的山水和淳厚的人民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所以，读到作者所写的这一类文章，使我很感兴趣，并引起了一些回忆。

韩石山在《龙船调的故乡》一书的序言中，最后说到写散文之难，并说：“散文从来就是一桩寂寞的事业。”甘茂华自己在“代跋”中也说要“固守寂寞”。他最近给我的来信中，引了我前年给他的信中的一段话：“我是文艺广漠上一个寂寞的跋涉者，现在也还是一步一步慢慢向前探行，能够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吧。”当时我只是随手写下，自己早就忘了。不过，那的确表达了我的心情。不仅是散文，一切艺术都是寂寞的事业。作为艺术家，就要能耐得住寂寞，不为世俗所移，不为名利所诱，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体现在对艺术的创造中，并在艺术的创造中去净化、升华自己的灵魂，以更大的热忱去追求真实的人生。——我相信，甘茂华将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向前走去，那是艺术之路，也是人生之路。

目 录

序	曾卓
---------	----

卷一 山民笔记

哭嫁	2
跳丧	8
招魂	14
女儿寨笔记	20
女儿会速写	23
花事·灵根	26
乡下人	30
山曲儿	32
大山谣	34
鄂西	37
凤凰迷恋的地方	41
红伞情结	45
那塔·那峡·那拱桥	48
火塘夜话	51
夷水船歌	55
巴人之河	58

卷二 纤夫手记

听涛	71
----------	----

读岛	74
奉节之旅	76
袖珍风景	79
西陵唱晚	82
夷陵之春	84
三峡女子	88
三峡小城	90
两种空间	93
绍兴杂忆	96
萍踪二题	99
岳麓丰碑	102
西安两记	104
烟花三月下扬州	107
第一次去北海	111
从东兴镇到芒街	113
看了一眼桂林山水	115
北国之冬	117

卷三 俗人随记

论胡子	120
说吃醋	123
轻轻的呼吸	126
旗袍的风情	129
筷子的文化	132
名片的尴尬	135
纤绳岂能荡悠悠	137
没有外婆的澎湖湾	139
且说名人打喷嚏	141

谋杀菲林及其它·····	143
老百姓的天空·····	145
“王八蛋到此一游”·····	147
皇帝贵妃大甩卖·····	149
认识贾平凹又怎样·····	151
豆腐多了是水·····	153
五谷杂粮最养人·····	155
读书三题·····	157
家事三题·····	161
我字三题·····	165
音乐二题·····	170
陈谷子烂芝麻·····	173
不堪回首·····	176
少年茂华·····	179
穿过城市季节·····	185
现代人调侃·····	188
桥的故事·····	191
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193

卷四 书生札记

老顶山上访丁玲·····	196
秋雨漫漫走凤凰·····	201
在播种的日子里·····	205
笔耕者剪影·····	209
在那遥远的地方·····	217
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山径·····	220
长筏,在生活的激流中·····	222
青春的惆怅和跋涉者的憧憬·····	224

人生的山地与响亮的号子·····	229
锲入心灵·····	233
鸡冠花老来红·····	236
小屋·小品·入境·····	239
这片风景如何·····	242
小说小识·····	245
编稿人语·····	249
坐井谈天·····	253
门外说文·····	257
寄语文朋诗友·····	261
一个人和一条江·····	265
老辈人春秋·····	268
我们年轻的时候·····	271
老友亲情·····	273
千里难寻是朋友·····	277
最珍贵的最难得·····	281
相见时难别亦难·····	285
蕴藏阳光的晓晨·····	289
追忆逝水年华·····	296
漂泊南方北方的梦·····	303
运送歌谣的船只已经靠岸·····	311
散步在人生情感的画廊(代跋)·····	320

卷一

山民笔记

在山地与河流之间，在山歌与爱情之间，在山寨与风俗之间，始终生长着关于生命与艺术的诗意情结。

鄂西，一部散文长卷，一部永恒诗典，一部生命启示录，一部民族心灵史。她在我心里，我在她怀里。

于是，我的山民笔记洋溢着下里巴人的蓝色花围裙一般的滋润与灿烂。

哭 嫁

出嫁是喜事，哭嫁是风俗。

鄂西属偏远之地，山高，月小，如保鲜罐头，存有许许多多的古老。有女成人，就许配在前面湾子里，或背后坡坎上，送过去生辰八字，接过来相亲彩礼，婚事就算这么定了。此后，姑娘便躲进闺房里，打一件毛线衣，织一匹土花铺盖，逢夜便唱歌，带着哭音，唱父母的恩情，唱哥嫂的仁爱，唱做女儿的苦处，一直唱到当嫁娘那天，就叫个哭嫁。

凡哭嫁都讲究唱的艺术，多半是山曲儿，道尽酸甜苦辣，唱得有板有眼，调子则套用山歌民歌，蛮好听的。奉劝那些欣赏交响音乐的专家，喜欢摇滚音乐的后生，若是有空了，请来山里听听这哭嫁歌。歌的特色是土，不是洋货。你就是事后回到都市，每每忆起哭嫁，也会心里欠欠的，感情那根弦颤个不停。静神过细一想，活一辈子也就是个哭哭唱唱的节目。

常忆及冉家湾的岩洞和山梁上的杉树，那地方风景很美，又仿佛很原始，母亲曾带我沿山腰那条红砂路朝外婆家走去。湾里三栋木板瓦屋，像竹筲箕，脸朝湾口。我后来参观毛泽东故居韶山冲，它的房屋布局正是这种样子。门前是一块场坝，好敞亮，夏天歇凉，秋天晒谷子，春天剥猪草，冬天烤太阳。记得堂屋有火塘，似乎一年四季烟火不绝。

那年腊月间，天气出奇地暖和，树木都发芽了，老人估计有倒春寒。十冬腊月好成亲，一架红轿子停在场坝里。冉家湾坎脚下，

有个香妹要出嫁了。香妹是初中毕业生，十里八乡有名的标致姑娘。她嫁到不远的马尾坪。据说，那男人是个石匠，成天拿把凿子在山上打石头，打碑，打出了很多钱。我们去给她送嫁，她开始说说笑笑，后来就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唱，伤心伤意地，音调抑扬顿挫，嗓子都哭嘶哑了。

天上一路过街心，
地下一路娶亲人，
早晨娶亲七把伞，
夜晚娶亲七盏灯……

这首歌在场的人都不全懂，为什么要七把伞？为什么要七盏灯？只是觉得很缠绵，也很温柔。香妹唱完一句便要哭几声，哭了几声便又唱一句，似有什么吐不出口的心事。

若干年过去了我才明白，她其实早早地就爱上了湾子里教中学的田老师。她平日里送给田老师好多苞谷粑粑，那个田老师把苞谷粑粑又送给饿了肚子的学生。田老师很体贴乡下的娃娃，学生们都喊他甜老师。

那次杀了猪，香妹给田老师送一副猪肝，她说猪肝吃了清目，田老师是近视眼。叫了好几个学生娃，都不来，那一锅猪肝汤，她和田老师没吃出来是什么味。心里记挂那些学生，两个人都吃得很累，学生们倒欢喜，背后嘀咕，香妹快要做师母了。她和田老师心慈，打起灯笼也难找的一对人，就让他们在一起打个牙祭亲热一次吧。为此，我很感动，觉得还是这些农村孩子善解人意。

去年，我读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突然就冒出来那锅猪肝汤，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我想所谓轻重，都是靠心来衡量的。轻松到不能承受的地步了，不是沉重又是什么？若是我在生活中只执一端，我就不懂得爱，不懂得恨，我这双眼睛又

怎么能洞察世态、人情，我这两脚又怎么能走过山坡、长河呢？

香妹最后还是嫁了，当然不是田老师，田老师没有那么多钱，田老师也不会打碑，他只会写字和算数，田老师也修不起一栋吊脚楼，田老师还是个近视眼呢。香妹终于要离开冉家湾了！我们这些送亲客都朝她围拢去。

一条丝瓜九道梗

妈妈把我放进苦竹林，

苦根苦蔓苦丝丝儿，

攀不透空心树哟牵不出空心林……

哭嫁歌一颤一颤洒在红砂路上。眼看那乘红轿子转过湾了，人们发现山坳上站着一个很瘦弱很斯文戴眼镜的男人。他靠着一棵和他一样瘦的水杉树，水杉树长得很清秀，刚长出梳子形小叶儿，很嫩。那个男人摘下镜子，用手帕揩眼睛，然后抬头痴痴呆呆地看着远山远水。

这件事像溪水一样，很快就流远了。又过了两年，我母亲说：“造孽，香妹出事啦！”

香妹嫁到马尾坪之后，还经常给田老师送好吃的东西。田老师默默地吃，吃完了轻轻地吹箫。他抱着那根竹箫，吹得几分凄清，几分幽婉。他镜片后面的眼睛里蓄着汪汪的水，那水顺脸流到尖下巴上，又一颗一颗滴在竹箫上，连箫音也湿润了。香妹偎在他怀里抽泣，那双眼睛肿泡泡的像个桃。

每次幽会，田老师都要吹箫，香妹有时和着箫音唱哭嫁歌。哭嫁歌的订婚、送喜、骂媒婆、十月怀胎、苦命、女儿恨等等，香妹都唱过。后来，我和文学朋友们谈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我便讲了香妹忍受不了的孤独和寂寞。我说，莫说百年，就是一年，那也是很凄凉的。

香妹那阵子很感叹，她觉得田老师是个晓得爱女人的好男人。石匠呢，力气大，脾气大，只晓得赚钱，从来不疼她。喝了酒赌了钱，半夜才归屋，上了床就要做那件事，也不管她身上干净了没有。稍不如意，拳头上身，巴掌上脸，也不准喊不准叫。那巴掌常年累月地凿石头，糙得像锉子，硬得像铁，打一次痛几天。哪像田老师，总是轻轻地，慢慢地，摸她，亲她，却从来不提那件事。

中秋节那天晚上，香妹洗澡、梳头、换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早早地回到再家湾。她叫了田老师，然后沿着长满杉树的山梁爬上摸天岩。岩下，一条清江，那条江水已被月亮照得白花花的了。据后来在摸天岩狩猎的老人叙述，当然，叙述这种事往往添油加醋，老人也不例外，说得有鼻子有眼，很神秘。

开始，香妹嗤嗤啦啦扯开了衣扣，把田老师的手使劲按在她的乳头上。田老师痛苦地颤栗着，紧紧搂着她，一遍又一遍亲香妹的奶。后来，香妹脱了衣服躺在山岩上，就像一根剥了皮的白柳条，在风中摆来摆去。她的黑发衬托着她的身子，月光下像银子一样白净。

我有一次看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开山祖师乔尔乔内的杰作《沉睡的维纳斯》，就联想到了香妹那天夜里在摸天岩的情景。它属于香妹生命中的某个节日。虽不算热闹，却很生动而丰富。

在一片宁静的月光中，一位少妇躺在山顶上，她整个身躯裸浴着月光，那两条手臂搭在腹部，天然的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田老师抱着她，暴雨般吻她。香妹嘤嘤叫着：田哥，我都把给你，把给你！这个时刻，仿佛清江涨潮了，波涛起伏，月光摇滚，天地崩裂！隔了很久，才渐渐地归于沉寂。

狩猎老人说，他听见吹箫，又听见唱歌，香妹唱的哭嫁歌。缓缓地，似凉悠悠山风。

湾里萤火飞向东，